



白氏文集

卷七  
卷八

卷

~ 16  
2690  
20



白氏長慶集卷第三十七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吳甫按

律詩

五言七言  
九一百首

昨日復今辰

昨日復今辰悠悠七十春所經多故處却想似前身散  
秩優游老閒居清淨貧螺盃中有物鶴筆上無塵解佩  
收朝帶抽簪換野巾風儀與名號別是一生人

病瘡

門へ16  
號 2690  
卷 20

門有醫來往庭無客送迎病銷談笑興老足歎嗟聲鶴  
伴臨池立人扶下砌行脚瘡春斷酒那得有心情

遊趙村杏花

游村紅杏每年開十五年來看幾迴七十三人難再到  
今春來是別花來

刑部尚書致仕

十五年來洛下居道緣俗累兩何如迷路心迴因向佛  
官途事了是懸車全家遁世曾無悶半俸資身亦有餘  
唯是名銜人不會毗耶長者白尚書

初致仕後戲詔留守牛相公并呈分司諸寮友

昭和九年  
十一月二日  
購求

南北東西無所羈挂冠自在勝分司探花嘗酒多先到  
拜表行香盡不知炮筭烹魚飽食後擁袍枕臂醉眠時  
報君一語君應笑兼亦無心羨保釐

問諸親友

七十人難到過三更較稀占花租野寺嗜酒典朝衣趣  
醉春多出貪歡夜未歸不知親故口道我是耶非

戲問牛司徒

抖擻塵纓捋白鬚半酣扶起問司徒不知詔下懸車後  
醉舞狂歌有例無

不與老為期

不與老為期因何兩鬢絲纔應免天促便已及衰羸昨夜夢何在明朝身不知百憂非我所三樂是吾師閉目常閒坐低頭每靜思存神機慮息養氣語言遲行亦携詩篋眠多枕酒卮自慙無一事少有不安時

開龍門八節石灘詩二首 并序

東都龍門潭之南有八節灘九峭石船筏過此例及破傷舟人楫師推挽束縛大寒之月裸跣水中飢凍有聲聞於終夜予嘗有願力及則救之會昌四年有悲智僧道遇適同發心經營開鑿貧者出力仁者施財於戲從古有礙之險未來無窮之苦忽乎一旦盡除去之茲吾

所用適願快心拔苦施樂者耳豈獨以功德福報為意哉因作二詩刻題石上以其地屬寺事因僧故多引僧言見志

鐵鑿金鏈股若雷八灘九石劔稜摧竹篙桂楫飛如箭百筏千艘魚貫來振錫導師憑衆力揮金退傅施家財他時相逐西方去莫慮塵沙路不開

七十二翁且暮身誓開險路作通津夜舟過此無傾覆朝脛從今免苦辛十里叱灘變河漢八寒陰獄化陽春八寒地獄見佛名及涅槃經故以八節灘為比我身雖歿心長在聞施慈悲與

後人

間坐

婆婆放雞犬嬉戲任兒童閒坐槐陰下開襟向晚風灑  
麻池水裏懸棗日陽中人物何相稱居然田舍翁

酬寄牛相公同宿話舊勸酒見贈

每來政事堂中宿共憶華陽觀裏時日暮獨歸愁未盡  
泥深同出借驢騎交游今日唯殘我富貴當年更有誰  
彼此相看頭雪白一杯不合重推辭

道場獨坐

整頓衣巾拂淨牀一瓶秋水一鑪香不論煩惱先須去  
直到菩提亦擬忘朝謁久停收劔珮冥遊漸罷廢壺觴

世間無用殘年處祗合逍遙坐道場

偶作寄朗之

歷想為官日無如刺史時歡娛接賓客飽暖及妻兒自  
到東都後安閒更得宜分司勝刺史致仕勝分司何況  
園林下欣然得醉之仰名同舊識為樂即新知有雪先  
相訪無花不作期鬪醲乾釀酒誇妙細吟詩里巷千來  
往都門五別離岐分兩迴首書到一開眉葉落槐亭院  
水生竹閣池雀羅誰問訊鶴擎罷追隨身與心俱病容  
將力共衰老來多健忘唯不忘相思

狂吟七言十四韻

亦知世是休明世自想身非富貴身但恐人間為長物  
不如林下作遺民遊依二室成三友住近雙林當四鄰  
性海澄滄平少浪心田灑掃淨無塵香山間宿一千夜  
梓澤連遊十六春是客相逢皆故舊無僧每見不殷勤  
藥停有喜閒銷疾金盡無憂醉忘貧補綻衣裳愧妻女  
支持酒肉賴交親俸隨日計錢盈貫祿逐年支粟滿囷  
尚致仕請半俸百斛亦五十  
書千歲給祿粟二千可為洛堰魚鮮供取足游村果  
熟饋爭新詩章人與傳千首壽命天教過七旬點檢一  
生傲倖事東都除我更無人

喜裴濤使君携詩見訪醉中戲贈

忽聞扣戶醉吟聲不覺停盃倒屣迎共放詩狂同酒癖  
與君別是一親情

得潮州楊相公繼之書并詩以此寄之

詩情書意兩殷勤來自天南瘴海濱初覩銀鈎還啓齒  
細吟瓊杜欲沾巾鳳池隔絕二千里蝸舍沉寘十五春  
唯有新昌故園月至今分照兩鄉人鳳池屬楊相也  
蝸舍自謂也

宿府池西亭

池上平橋橋下亭夜深睡覺上橋行白頭老尹重來宿  
十五年前舊月明

間眠

暖牀斜卧日曛腰一覺閒眠百病銷盡日一餐茶兩碗  
更無所要到明朝

和白尚書賦垂柳有序

永豐坊西南角園中有垂柳一株柔條極茂白尚書曾  
賦詩傳入樂府遍流京都近有詔旨取兩枝植於禁苑  
乃知一顧增十倍之價非虛言也因此偶成絕句非敢  
繼和前篇

一樹衰殘委泥土雙枝榮耀植天庭定知玄象今春後  
柳宿光中添兩星

附白尚書篇云

一樹春風千萬枝嫩如金色軟如絲永豐西角荒園裏  
盡日無人屬阿誰

附河南尹盧貞和

一樹依依在永豐兩枝飛去杳無蹤玉皇曾採人間曲  
應逐歌聲入九重

齋居春久感事遣懷

齋戒坐三旬笙歌發四鄰月明停酒夜眠聞看花人賴  
學空為觀深知念是塵猶思閒語笑未忘舊交親久作  
龍門主多為苑賓水嬉歌盡日雪宴燭通晨事事皆  
過分時時自問身風光拋得也七十四年春

每見呂南二郎中新文輒竊有所歎惜因成長

句以詠所懷

雙金百鍊少人知縱我知君徒爾為望梅閣老無妨渴

二賢詞藻為瞻麗眾多以予畫餅尚書不救飢喻無戲

曾忝制誥此官故呼閣老白日迴頭看又晚青雲舉足躡何遲壯年可惜虛銷擲

遣把閒杯吟詠詩

胡吉鄭劉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偶

於弊居合成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甚歡

靜而思之此會稀有因成七言六韻以紀之

傳好事者

七八五百七十歲拖紫紆朱垂白鬚手裏無金莫嗟歎

樽中有酒且歡娛詩吟兩句神猶王酒飲三杯氣尚鹿

鬼我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過二疎傳

人數多於四皓圖除却三山五夫竺人間此會更應無

三山五夫竺二圖多有壽者

前懷州司馬安定胡杲年八十九

衛尉卿致仕馮翊吉皎年八十六

前右龍武軍長史榮陽鄭據年八十四

前慈州刺史廣平劉真年八十二

前侍御史內供奉官范陽盧真年七十二



前永州刺史清河張渾年七十四

刑部尚書致仕太原白居易年七十四

已上七人合五百七十歲會昌五年三月二

十一日於白家履道宅同宴宴罷賦詩時秘

書監狄兼暮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雖與

會而不及列

歡喜二偈

得老加年誠可喜當春對酒亦宜歡心中別有歡喜事

開得龍門八節灘

眼聞頭旋耳重聽平聲唯餘心口尚醒醒今朝歡喜緣何

事禮徹佛名百部經

間居貧活計

冠蓋間居少簞瓢陋巷深稱家開戶牖量方置園林儉

薄身都慣營為力不任飢烹一斤肉暖卧兩重衾樽有

陶潛酒囊無陸賈金莫嫌貧活計更富即勞心

贈諸少年

少年莫笑我蹉跎聽我狂翁一曲歌入手榮名取雖少

關心穩事得還多老慙退馬雷芻秣謂致仕也高喜歸鴻

脫弋羅官給棒錢天與壽此此貧病奈吾何

感所見

巧者焦勞智者愁愚翁何喜復何憂莫嫌山木無人用  
大勝籠禽不自由網外老雞因斷尾盤中鮮鱠為吞鈞  
誰人會我心中事冷笑時時一掉頭

寄黔州馬常侍

閒看雙節信為貴樂飲一杯誰與同可惜風情與心力  
五年拋擲在黔中

和李相公留守題漕上新橋六韻同用黎字

選石鋪新路安橋壓古堤似從銀漢下落傍玉川西影  
定欄杆倒標高華表齊煙開虹半見月冷鶴雙棲材映  
夔龍小功嫌元凱低從容濟世後餘力及黔黎

閒居

風雨蕭條秋少客門庭冷靜晝多閒金羈駱馬近賣却  
羅袖柳枝尋放還書卷畧尋聊取睡酒杯淺把粗開顏  
眼昏入夜休看月脚重經春不上山心靜無妨喧處寂  
機忘兼覺夢中間是非愛惡銷停盡唯寄空身在世閒

新秋夜雨

蟋蟀暮啾啾光陰不少留松簷半夜雨風幌滿牀秋曙  
早燈猶在涼初簟未收新晴好天氣誰伴老人遊

春眠

枕低被暖身安穩日照房門帳未開還有少年春氣味

時時斲到睡中來

喜老自嘲

面黑頭雪白自嫌還自憐毛龜蒼下老蝙蝠鼠中仙名籍同逋客衣裝類古賢裘輕被白氎徒協切靴暖蹋烏氈周易休開卦陶琴不上絃任從人棄擲自與我周旋鐵馬因疲退鈴刀以鈍全行開第八秩謂七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時俗謂七開第八秩

能無愧

十兩新綿褐披行暖似春一團香絮枕倚坐穩於人婢僕遣他嘗藥草兒孫與我拂衣巾迴看左右能無愧養

春節按注  
支辭甚解疑  
是月錯亂  
明俗謂七十  
已上為開第  
八秩如此可  
改正歟如何

活枯殘廢退身

河陽石尚書破迴鶻迎貴主過上黨射鷺鷥繪畫為圖猥蒙見示稱歎不足以詩美之

塞北虜郊隨手破山東賊壘掉鞭收烏孫公主歸秦地白馬將軍入潞州劔拔青鱗蛇尾活弦押赤羽火星流須知鳥自猶難漏尚書將入潞府偶逢水鳥鷺鷥引子射之一發中目三軍踴躍其事上聞美之縱有天狼豈足憂畫角三聲刁斗曉清商一部管絃秋他時麟閣圖勲業更合何人居上頭

自詠老身示諸家屬

壽及七十五俸需五十千夫妻偕老日甥姪聚居年粥

美嘗新米袍温換故綿家居雖落卷屬幸團圓置榻  
素屏下移爐青帳前書聽孫子讀湯看侍兒煎走筆還  
詩債抽衣當藥錢支分閒事了肥背向陽眠

自問此心呈諸老伴

朝問此心何所思暮問此心何所為不入公門慵斂手  
不看人面免低眉居士室閒眠得所少年場上飲非宜  
閒談疊疊留諸老美醞徐徐進一卮心未曾求過分事  
身常少有不安時此心除自謀身外更問其餘盡不知

六年立春日人日作

二日立春人七日盤蔬餅餌逐時新年方吉鄭猶為少

家比劉韓未是貧鄉園節歲應堪重親故歡遊莫厭頻  
試作循潮封眼想何由得見洛陽春分司致仕官中吉  
傅鄭諮議最老韓

齋居偶作

童子裝爐火行添一炷香老翁持麈尾坐拂半張牀卷  
纒看天色移齋近日陽甘鮮新餅果穩暖舊衣裳止足  
安生理優閒樂性場是非一以遣動靜百無妨豈有物  
相累兼無情可忘不須憂老病心是自醫王

詠身

自中風來二歷閏病風八年從縣車後幾逢春周南留

滯稱遺老見大史公傳漢上羸殘號半人見習鑿齒齒傳薄有文章  
傅子弟斷無書札答交親餘年自問將何用恐是人間  
賸長身

予與山南王僕射淮南李僕射事歷五朝踰三  
紀海內年輩今唯三人榮路雖殊交情不替  
聊題長句寄舉之公垂二相公

故交海內只三人二坐巖廊一臥雲老愛詩書還似我  
榮兼將相不如君百年膠漆初心在萬里煙霄中路分  
阿閣鸞鳳野田鶴何人信道舊同群

讀道德經

玄元皇帝著遺文烏角先生仰後塵金玉滿堂非已物  
子孫委蛻是他人世間盡不關吾事天下無親於我身  
只有一身宜愛護少教冰炭逼心神

禽蟲十二章 并序

莊列寓言風騷比興多假蟲鳥以為筌蹄故詩義始於  
關雎鵲巢道說先乎鯤鵬蜩鷓之類是也予閒居乘興  
偶作一十二章頗類志怪放言每章可致一哂一哂之  
外亦有以自警其衰老封執之惑焉頃如此作多與故  
人微之夢得共之微之夢得嘗云此乃九奏中新聲八  
珍中異味也有旨哉有旨哉今則獨吟想二君在自能

無恨乎

鷺違戊巳鵲避歲茲事因何羽族知疑有鳳凰頌鳥曆

一時一日不參差不知其然也鷺街泥常避戊巳日鵲巢口常避太歲驗之皆信

水中科斗長成蛙林下桑蟲老作蛾蛙跳蛾舞仰頭笑

焉用鷓鴣鱗羽多也齊物

江魚群從稱妻妾寒鴈聯行號弟兄但恐世間真眷屬

親踈亦是強為名故名也江沱間有魚每游輒如勝隨妻一先二後土人號為婢妾魚禮

云鴈兄弟行

蠶老繭成不庇身蜂飢蜜熟屬他人須知年老憂家者

恐是二蟲虛苦辛也自警

阿閣鷓鴣鸞田舍烏妍蚩貴賤兩懸殊如何閉向深籠裏

一種摧頹觸四隅有所感也

獸中刀鎗多怒吼鳥遭羅弋盡哀鳴羔羊口在緣何事

聞死都門無一聲有所悲也

螭蝥殺敵蚊巢上蠻觸交爭蝸角中應似諸天觀下界

一微塵內鬪英雄自照也

蠨蛸網上罾蟬蛸反覆相持死始休何異浮生臨老日

一彈指頃報恩讎誠報也

蟻王化飯為臣妾螺母偷蟲作子孫彼此假名非本物

其間何怨復何恩

豆苗鹿嚼解鳥毒艾葉雀銜奪鷲巢鳥獸不曾看本草  
請知藥性是誰教嘗獵者說云鹿若中箭發即嚼豆葉  
毒艾鷲惡艾雀欲奪其巢先採艾致其巢輒避去因而奪之

一鼠得仙生羽翼眾鼠相看有羨色豈知飛上未半空  
已作烏鳶口中食

鵝乳養雛遺在水魚心想子變成鱗細微幽隱何堪事  
知者唯應是聖人鵝放乳水中不能離群雛從而食之  
皆飽而之又如魚想子子成魚並是佛經中說

白氏長慶集卷第三十七



白氏長慶集卷第三十八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詩賦九十五首

動靜交相養賦并序

居易常見今之立身從事者有失於動有失於靜由斯  
動靜俱不得其時與理也因述其所以然用自儆導命  
曰動靜交相養賦云  
天地有常道萬物有常性道不可以終靜濟之以動性

不可以終動濟之以靜養之則兩全而交利不養之則  
 兩傷而交病故聖人取諸震以發身受諸復而知命所  
 以莊子曰智養恬易曰蒙養正吾觀天文其中有程日  
 明則月晦日晦則月明明晦交養晝夜乃成吾觀歲功  
 其中有信陽進則陰退陽退則陰進進退交養寒暑乃  
 順且躁者本於靜也斯則躁為民靜為君以民養君教  
 化之根則動養靜之道斯存且有者生於無也斯則無  
 為母有為子以母養子生成之理則靜養動之理明矣  
 所以動之為用在氣為春在鳥為飛在舟為楫在擊為  
 機不有動也靜將疇依所以靜之為用在蟲為蟄在水

為止在門為鍵在輪為柅不有靜也動將奚資始則知  
 動兮靜所伏靜兮動所倚吾何以知交養之然哉以此  
 有以見人之生於世出處相濟必有時而行非匏瓜不  
 可以長繫人之善其身枉直相循必有時而屈故尺蠖  
 不可以長伸嗟夫今之人知動之可以成功不知非其  
 時動必為凶知靜之可以立德不知非其理靜亦為賊  
 大矣哉動靜之際聖人其難之先之則過時後之則不  
 及時交養之間不容毫釐故老氏觀妙顏氏知幾噫非  
 二君子吾誰與歸

沂渭賦 并序



右丞相高公之掌貢舉也予以鄉貢進士舉及第左丞  
 相鄭公之領選部也予以書判拔萃選登科十九年天  
 子並命二公對掌鈞軸朝野無事人物甚安明年春予  
 為校書郎始徙家秦中卜居於渭上上樂時和歲稔萬  
 物得其宜下樂名遂官間一身得其所既美二公佐清  
 朝之理又荷二公垂特達之恩發於嗟歎流於詠誦于  
 時汎舟于渭因為汎渭賦以導其意詞曰

亭亭華山下有人跂兮望兮愛彼三峯之白雲汎汎渭  
 水上有舟浴兮沂兮愛彼百里之清流以我為太平之  
 人兮得於斯而優遊又感陽春之氣熙熙兮樂天和而

不憂曰予生之年今時哉時哉當皇唐受命之九葉兮  
 華與夷而無氛埃及帝纘位之二紀兮命高與鄭為鹽  
 梅二賢兮爰立四門兮大開凡讀儒書與履儒行者率  
 充賦而四來雖片藝而必收兮故不棄予之小才感再  
 遇於知已必慙作以徘徊登予名於太常署予職於蘭  
 臺臺有蘭兮問有芸芳菲菲其可襲備一官而無一事  
 又不維而不繫家去省兮百里每三旬而一入川有渭  
 兮山有華澹悠悠其可賞目白雲兮漱清泉其或偃而  
 或仰門去渭兮百步常一日而三往夜分兮叩舷天無  
 雲兮水無煙遲遲兮明月波澹灩兮棹寅綠日暮兮舟

泊草萋萋兮沙漠漠習習兮春風岸柳動兮渚花落發  
 浩歌以長引舉濁醪而緩酌春冉冉其將盡予何為乎  
 不樂鳥樂兮雲際鳴嚶嚶兮飛藟藟以智切魚樂兮泉  
 底簪撥撥兮尾漱漱我樂兮聖代心融融兮神泄泄伊  
 萬物各樂其樂者由聖賢之相契賢致聖於無為聖致  
 賢於既濟疑為和兮聚五福發為春兮消六沴不我後  
 兮不我先適當我今生之代彼鱗蟲兮與羽族咸知樂  
 而不知惠我為人兮最靈所以媿賢相而荷聖帝樂乎  
 樂乎汎于渭兮詠而歸聊逍遙以卒歲

傷遠行賦

貞元十五年春吾兄吏于浮梁分微祿以歸養命予負  
 米而還鄉出郊野兮愁予夫何道路之茫茫茫茫兮二  
 千五百自鄱陽而歸洛陽朝濟乎大江暮登乎高崗山  
 險巖兮路屈曲甚孟門與太行楓林鬱其百尋涵瘴煙  
 之蒼蒼其中闕其無人唯鷓鴣之飛翔水有含沙之毒  
 蟲山有當路之虎狼况乎雲雷作而風雨晦忽審鳥感切  
 靄兮不見日陽涉泥濘兮僕夫重脰陟崔嵬兮征馬玄  
 黃步一步兮不可進獨中路兮傍徨噫昔我往兮春草  
 始芳今我來兮秋風其涼獨行踽踽兮惜晝短孤宿荒  
 筵兮愁夜長况太夫人抱疾而在堂自我行役諒風夜

而憂傷惟母念子之心心可測而可量雖割慈而不言  
 終蘊結乎中腸曰有弟兮侍左右固就養而無方雖温  
 清之靡闕詎當我之在傍無羽翼以輕舉羨歸雲之飛  
 揚惟晝夜與寢食之心曷其弭忘投山館以寓宿夜  
 綵而未央獨展轉而不寐候東方之晨光雖則驅征車  
 而導歸路猶自流鄉淚之浪浪

宣州試射中正鵠賦

以諸侯之誠象士知訓為韻任不依次用韻限三百

五十字  
已上成

聖人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唯弧矢之用也中正鵠而已  
 矣是謂武之經禮之紀故王者務以選諸侯諸侯用而

貢多士將俾乎禮無秕稗位有降殺廣場闢而堵墻開  
 射夫同而鐘鼓誠有以致國用充歲貢使技癢者出於  
 羣藝成者推於衆在乎矢不虛發弓不再控射繹志也  
 信念茲而在茲鵠小鳥焉取難中而能中乃設五正張  
 三侯叶吉日於清晝順殺氣於素秋禮事展樂容修既  
 五善而斯備將百中而是求於是誠心內蘊莊容外奮  
 升降揖讓合君子之令儀進退周旋伸先生之彝訓故  
 禮舉而義得且無聲而有問及夫觀者空切步閱入射者  
 挺立矢既挾弓既執抗大侯次決拾指正則掌內必取  
 料鵠乃殼中所及雕弧乍滿當晝而明月彎彎銀鏞急

飛不夜而流星熠燿其一發也騁若徹札其再中也擣  
昔伯切如貫笠玉霜降而弓力調金風勁而弦聲急愜羣  
 心而踴躍駭衆目而翕習若然者安知不能空彎而鴈  
 驚虛引而猿泣者也矧乃正其色温如粟如游於藝匪  
 疾匪徐妙能曲盡勇可賈餘豈不以志正形直心莊體  
 舒不出範兮信得禮之大者無失鵠也豈反身而求諸  
 斯蓋于矢合規容止有儀必氣盈而神王寧心訥而力  
 疲則知善射者在乎合禮合樂不必乎飲羽在乎和容  
 和志不必乎主皮夫如是則射之禮射之義雖百世而  
 可知

窻下列遠岫詩

越中以平聲為韻

天靜秋山好牕開曉翠通遙憐峯窈窕不隔竹朦朧萬  
 點當虛室千重疊遠空列簷攢秀氣綠隄助清風碧愛  
 新晴後明宜反照中宣城郡齋在望與古時同

省試性習相遠近賦

以君子之所慎焉為韻依次用限三百五十字已上

成中書侍郎高郢下試貞元十六年二月十四日及第第四人

噫下自入上達君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習則生常將  
 偶夫善惡區別慎之在始必辯乎是非糾紛原夫性相  
 近者豈不以有教無類其歸於一揆習相遠者豈不以  
 殊途異致乃差於千里昏明波注導為愚智之源邪正

岐分開成理亂之軌安得不稽其本謀其始觀所恒察所以考成敗而取捨審臧否而行止俾流通者返迷塗於騷人積習者遵要道於君子且失德莫德於老氏乃曰道是從矣聖莫聖於宣尼亦曰非生知之則知德在修身將見素而抱樸聖由志學必切問而近思在乎積藝業於忝稟慎言行於毫釐故得其門志彌篤兮性彌近矣由其徑習愈精兮道愈遠而其旨可顯其義可舉勿謂習之近徇迹而相背重阻勿謂性之遠反真而相去幾許亦猶一源派別隨混澄而或濁或清一氣脉分任吹煦而為寒為暑是以君子稽古於時習之初辯惑

於成性之所然則性者中之和習者外之徇中和思於馴致外徇戒於妄進非所習而習則性傷得所習而習則性順故聖與狂由乎念與罔念福與禍在乎慎與不慎慎之義莫匪乎率道為本見善而遷觀誠偽於既往審進退於未然故得之則至性大同若水濟水也失之則衆心不等猶面隔面焉誠哉性習之說吾將以為教先

玉水記方流詩

以流字為韻  
六十字成

良璞含章久寒泉徹底幽  
矩淨光灩灩方折浪悠悠  
凌亂波紋異縈迴水性柔  
似風搖淺瀨疑月落清流  
潛潏

應傍達藏真豈上浮玉人如不記淪棄即千秋

求玄珠賦

以玄非智求珠以真得為韻

至乎哉玄珠之為物也淵淵縣縣不知其然存乎視聽之表生乎天地之先其中有象與道相全求之者剗其心俾損之又損得之者反其性乃玄之又玄無音聽之則希珠無體搏之則微故以音而求之者妄以體而得之者非倏爾去焉將窅冥而齊往忽乎來矣與罔象而同歸是以聖人之求玄珠也損明聖薄仁義索之惟艱失之孔易莫不以心忘心以智去智其難得也處乎剖巨蚌之胎其難求也甚乎待驪龍之睡夫惟不激不

昧至明至幽必致之於馴致豈求之於躁求性失則遺若合浦之徙去心虛潛至同夜光之闇投斯乃動為道樞靜為心符至光不耀至真不渝察之無形謂其有而非有應之有信謂其無而非無故立喻比夫至寶強名謂之玄珠名不徒爾喻必有以不疑滯為圓以無瑕疵為美蓋外明者不若內明之理純白者不若虛白之宜藏於身不藏於川在乎心不在乎水然則顧其神保其真雖無脛求之必臻彼其識徇其惑雖沒齒求之不得則知珠者無形之形玄者無色之色亦何必遊赤水之上造崑丘之側苟悟漆園之言可臻玄珠之極

漢高皇帝親斬白蛇賦 以題為韻 依次用

高皇帝將欲戡時難撥禍亂乃耀聖武奮英斷提神劍於手中斬靈蛇於澤畔何精誠之潛發信天地之幽贊卒能滅強楚降暴秦創王業於炎漢于時瓜割區宇蜂起英豪以堅甲利兵相視以壯圖銳氣相高皆欲定四海之洶洶救萬姓之嗷嗷帝既心闋咸陽氣王芒碭率卒晨往縱徒夜亡有大蛇兮出山穴巨路傍疑白虹之精彩被素龍之文章鱗甲晶以雪色睛眸絕其電光聳其身形蜿蜿而莫犯舉其首勢矯矯而靡兀勇夫聞之而挫銳壯士觀之而摧剛於是行者告于高皇帝乃奮

布衣挺干將攘臂直進瞋目高驤一呼而猛氣咆勃再叱而雄姿抑揚觀其將斬未斬之際虵方欲縱毒螫肆猛噬我則審其計度其勢口謀雷霆手操鋒銳凜龍顏而色作振虎威而聲厲荷天之靈啓神之契舉刃一揮溘然而斃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知我者謂我斬白帝於是灑兩血摧霜鱗塗野草濺路塵嗟乎神化將窮不能保其命首尾雖在不能衛其身盛矣哉聖人之草昧經綸應乎天順乎人制勅敵必示以乃武乃文靜災禍不可以弗躬弗親若夫龍泉黯黯秋火湛湛苟非斯劍虵不可斬天威煌煌神武泱泱苟非我主虵不可當是

白集 卷三十一  
知人在威不在衆我王也萬夫之防器在利不在大斯  
劍也三尺之長于以鷲萬物于以威八方曆數既終聞  
素靈之夜哭嗜欲將至知赤帝之道昌繇是氣吞豪傑  
威振幽遐素車降而三秦歸德朱旗建而六合爲家彼  
戮鯨鯢與截犀兕未若我提青蛇而斬白蛇

太巧若拙賦

以隨物成器巧在平中爲韻依次用

巧之小者有爲可得而闕巧之大者無迹不可得而知  
蓋取之於巽授之以隨動而有度舉必合規故曰太巧  
若拙其義在斯爾乃掄材於山木審器於軌物將務乎  
心匠之付度不在乎手澤之翦拂故爲棟者資其自天

之端爲輪者取其因地之屈其公也於物無猜其正也  
依法有程旣游藝而功立亦居肆而事成大小存乎目  
擊材無所棄取捨資乎指顧物莫能爭然後任道弘用  
隨形制器信無爲而爲因所利而利不凝滯於物必簡  
易於事亦猶善從政者物得其宜能官人者才適其位  
嘉其尺度有則繩墨無撓工非削刷自得矜之能器  
靡雕鏤誰識無心之巧衆謂之拙以其因物不改我爲  
之巧以其成功不宰不改故物全不宰故功倍遇以神  
也郢人之術攸同合乎道焉老氏之言斯在噫舟車器  
異杞梓材殊罔枉柎以鑿罔破圓爲觚必將考廣狹以



分寸審刻方以規模則物不能以長短隱材不能以曲直誣是謂心之術也豈慮羊之傷乎且夫太盈若冲大明若蒙是以太巧棄其末工則知巧在乎不違太真非勞形於木人之内巧在乎無枉物情非役神於棘刺之中豈徒與班倕之輩騁技而校功哉情一作性

雞距筆賦

以中山兔毫作之亦妙為韻任不依次用

足之健兮有雞足毛之勁兮有兔毛就足之中奮發者利距在毛之内秀出者長毫合為平筆正得其要象彼足距曲盡其妙圓而直始造意於蒙恬利而鈎終騁能於逸小斯則創因智士傳在良工拔毫為鋒截竹為筒

視其端若武安君之頭銳窺其管如玄元氏之心空豈不以中山之明視勁而迅汝陰之翰音勇而雄一毛不成採眾毫於三穴之内四者可棄取銳武於五德之中雙美是合兩揆而同故不得兔毫無以成起草之用不名雞距無以表入木之功及夫親手澤隨指顧兼以律動有度染松煙之墨灑鵝毛之素莫不畫為屈鐵點成垂露若用之交戰則摧敵而先鳴若用之草聖則擅場而獨步察所以稽其故雖云任物以用長亦在假名而善喻向使但隨物棄不與人遇則距畜縮於晨雞毫摧殘於寒兔又安得取名於彼移用在茲映赤筦狀紺趾

乍舉對紅箋疑錦臆初披較翰停毫既象平翹足就獲  
 之夕揮芒拂銳又似乎奮拳引鬪之時苟名實之相  
 信動靜而似之其用不困其美無倚因草為號者質  
 折蒲而書者體柔彼皆瑣細此實殊尤是以搦之而變  
 成金距書之而化作銀鈎夫然則董狐操可以修為良  
 史宣尼握可以刪定春秋其不象雞之羽者鄙其輕薄  
 不取雞之冠者惡其軟弱斯距也如劍如戟可擊可搏  
 將壯我之毫芒必假爾之鋒鏑遂使見之者書狂發秉  
 之者筆力作挫萬物而人文成草八行而鳥迹落縹囊  
 盛處類藏錐之沈潛團扇或書同舞鏡之揮霍儒有

書臨水負笈登山含毫既至握管廻還過兔園而易感  
 望維樹以難攀願爭雄於爪趾之下冀得雋於筆硯之  
 間

黑龍飲渭賦

以出為漢祥下  
飲渭水為韻

龍為四靈之長渭居八水之一飲豐疊之清流浴彬彬  
 之文質忽兮下降竟然躍出首蜿蜒以涌煙鱗錯落而  
 點漆動而無悔爰作瑞於秦川應必有徵乃效靈於漢  
 日觀其攸止察其所為行藏不忒動靜有儀睛眸炫耀  
 文彩陸離躍于泉於焉表異守其黑所以標奇或隱或  
 見時行時止順冬夏而無乖應昏明而有以於是稽大

易按前史符聖人之昌運飛而在天表王者之休徵下而飲水爾乃降長川俯高岸氣默默以黯黯光璨璨而爛爛聞之者心駭而屏息觀之者目眙而改觀一呼一吸而聲起風雷或躍或騰而勢超雲漢觀夫莫智匪常莫黑至祥契昌期於南面合正色於北方拖尾迴翔擘波騰驤飲清瀾之浩浩動素浪之湯湯頓顛而碎珠迸落奮髯而細雨飛揚警水府兮鱸鮪奔走駭泉室兮蛟鼉伏藏玄雲從而淺深一色白日照而左右交光且彼候時出處憑虛上下度弱水而斯馭去鼎湖而是駕聞茂先之劍飛見長房之杖化豈若此炎精冥契水德潛

稟玄甲黠以疑登文章裴公擢錦遍而察也類天馬出冰而遊遠而望之疑晴虹截澗而飲已而負蒼天去清渭排冥冥之窅廓反浩浩之元氣則知水物之靈鱗蟲之貴盛矣哉抑斯龍之所謂

敢諫鼓賦以聖人來諫講之道為韻

鼓者工所制諫者君所命鼓因諫設發為治世之音諫以鼓來懸作經邦之柄納其臣於忠直致其君於明聖將使內外必聞上下交正於是乎唐堯得以為盛治者也至矣哉君至公而滅私臣有犯而無欺諷諫者於焉盡節獻納者由是正辭言之者無罪擊之者有時故譽

蹇匪躬道之行也鼓音不巳聲以發之始也土鼓增  
 華實桴改造外揚音以應物中含虛而體道不宛不擲  
胡掛由巧者之作爲大鳴小鳴隨直臣之擊考有若坎  
 其缶于宛丘之下又如殷其雷在南山之隈音鏘鏘以  
 鏜音鞞響容與以徘徊傲于帝心四聰之耳必達納諸  
 人聽士諍之臣乃來故用於朝朝無面從之患行於國  
 國無居下之訕洋洋盈耳幽贊逆耳之言坎坎動心明  
 啓沃心之諫且夫鼓之爲用也或備於樂懸或施於戎  
 政以諧八音節奏以明三軍號令未若備察朝闕發揮  
 庭諍聲聞于外以彰我主聖臣良道在其中以表我上

忠下敬然則義之與比德必有隣將善旌而並建與諉  
 木而俱陳是必聞其聲則知有獻替之士聆其響不獨  
 思將帥之臣嗟乎捨之則聲寢用之則氣振雖聲氣之  
 在鼓終用捨之由人

君子不器賦以用之則行無施不可爲韻

君子哉道本生知德唯天縱抱乎不器之器成乎有用  
 之用不器者通理而黃中有用者致遠而任重蓋由識  
 包權變理蘊通明業非學致器異琢成審其時有道舒  
 而無道卷慎其德捨之藏而用之行語其小能立誠以  
 修辭論其大能救物而濟時以乏理心則一身獨善以

之從政則庶績咸熙既居家而必達亦在邦而允釐彼  
 子貢雖賢唯稱瑚璉之器彥輔信美空標水鏡之姿是  
 謂非求備者又何足以多之豈如我順乎通塞合乎語  
 默何用不臧何響不克施之乃伊呂事業蓄之則莊老  
 道德雖應物而不滯終飾躬而有則若止水之在器任  
 器方圓如良工之用材隨材曲直原夫根淳精於妙有  
 宅元和於虛受內弘道而惟新外濟用而可久鄙斗筲  
 之奚筭哂挈瓶之固守何器量之差殊在性情之能不  
 豈不以神為玄樞智為心符全其神則為而勿有虛其  
 心則用當其無故動與時合靜與道俱時或用之必開

臧武之智道不行也則守賓子之愚至乎哉冥心無我  
 無可而無不可應用不疲無為而無不為信大成而大  
 受非小惠而小知故庶類曲從則輪轅適用若一隅偏  
 執則鑿柄難施是以易尚隨時禮貴從宜盛矣哉君子  
 斯焉取斯

賦賦以賦者古詩  
 之流為韻

賦者古詩之流也始草創於荀宋漸恢張於賈馬水生  
 乎水初變本於典墳青出於藍復增華於風雅而後諧  
 四聲祛八病信斯文之美者我國家恐文道寢衰頌聲  
 凌遲乃舉多士命有司酌遺風於三代明變雅於一時

全取其名則號之為賦雜用其體亦不出乎詩四始盡  
在六義無遺是謂藝文之微策述作之元龜觀夫義類  
錯綜詞采舒布文諧官律言中章句華而不艷美而有  
度雅音瀏亮必先體物以成章逸思飄颻不獨登高而  
能賦其工者究筆精窮指趣何慙兩京於班固其妙者  
抽秘思騁妍詞豈謝二都於左思掩黃絹之麗藻吐白  
鳳之奇姿振金聲於寰海增紙價於京師則長揚羽獵  
之徒胡為比也景福靈光之作未足多之所謂立意為  
先能文為主炳如續一作繪素鏗若鐘鼓郁郁哉溢目之  
黼黻洋洋乎盈耳之韶護信可以凌礫風騷超軼今古

者也今吾君網羅六藝淘汰九流微才無忽片善是求  
况賦者雅之列頌之儔可以潤色鴻業可以發揮皇猷  
客有自謂握靈蛇之珠者豈可棄之而不取

白氏長慶集卷三十八終

白集

卷三十八

六

白凡見... 卷二十八

... 卷二十八 ...

